

江天雪意 著
JIANGTIAN XUEYI
WORKS



民国 有佳人

他是她生命中最灿烂的烟火，
她所有的爱恨因他而起，
他却将她遗弃在家园的废墟中，
说：「十年前，我不该娶你的。」
THE LEGEND
OF A BEAUTY

江天
雪意

生命中最刻骨的爱恋，
却终究抵不过这荒芜的时间。

最初的悸动，最后的决裂，
十年的痴情终成错付。
原来，生命中曾经与他有关的所有悲欢，
终究更用时间来偿还。

光明日报出版社

江天雪意·著
THE LEGEND OF A BEAUTY

【天命卷】

民国有佳人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有佳人. 天命卷 / 江天雪意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12-2527-6

I. ①民… II. ①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5934号

民国有佳人·天命卷

著 者: 江天雪意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庄 宁

责任校对: 张 翀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责任印制: 曹 铮

策 划: 暖 暖 张才曰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 (咨询), 670782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670×970 1/16

字 数: 380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2527-6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俗世情真，几经山海翻覆，为情衷青衫湿遍；
玉堂金马，孰知天命如何，又此番碧海连连。

【天命卷】

目录

CONTENTS



第十章	情丝尽断	140
第九章	浮生落照	122
第八章	梦华痕断	109
第七章	黑云压城	095
第六章	我心何伤	077
第五章	波滴云诡	063
第四章	平沙飞起	047
第三章	寸心冷暖	031
第二章	草蛇灰线	016
第一章	和光同尘	001

目录

CONTENTS

后记	295
最终章 慧业同一	283
第十六章 千江有水	252
第十五章 碧草空阶	234
第十四章 天地无亲	208
第十三章 霏然作雨	196
第十二章 动如参商	180
第十一章 野火春风	162

第一章 和光同尘

午饭开得晚，众人并不奇怪，孟家老爷年事已高，能来赴宴已经不容易了。他那边一出发，自有孟家人提前打来电话告知郭府，这边便开始张罗上菜，等孟善存一行人到来，主菜刚刚端上大桌。

至聪和至诚等人都先带着妻儿来到郭府，见父亲到了，忙整衣恭迎，七七和静渊亦缓步迎上。

孟善存是和秦飞一起来的，见到静渊和七七，温声询问他们的峨眉之行，略说了两句，又笑着向诸位客人抱拳行了一礼。郭剑霜与杨霏林热情引路，孟善存自然是坐首座。因运丰号这段时间有货物要托宝川号运送，孟善存笑着对秦飞道：“你坐我旁边来，我们边吃边聊。”秦飞笑着点点头，目不斜视，坐到孟善存身旁。

宴席进入正题时，郭剑霜带着杨霏林与商人们见礼喝酒。

静渊轻声对七七道：“秦老板还在为那天你不要他木材的事情生气？”

七七看了他一眼：“你如今说话总是不挑时候和地方。”

静渊一笑，见锦蓉在身边默然而坐，终究有些不忍，将一叠装着蜜饯的小冷盘轻轻推到她身前：“饿了就先吃点这个。”

锦蓉急切地抬眼看他，他叹了口气，却发现一道锋利的眼光看向自己，竟然是秦飞。

秦飞一眼也没有看七七，唯独在自己跟锦蓉说话的时候看向了自己。静渊冷冷地回视，心想：这个男人，到现在还没有死心。

七七低眉垂首，心中苦涩。秦飞的那一眼，她也看到了。

离开清河去峨眉之前，他们曾经见过一面，那天他将杜老板西华宫的地租赢利，按契约上的分成交付于她。

她一接过账簿和汇票，转头就把古掌柜叫进来：“算一算看有没有错。”

秦飞将声音压得极低：“你竟然不信我？”

七七一顿，刚才的举动言行纯属她无心而发，自开始做生意，她便一向认真严谨，凡是账目钱财过手，总不愿出一丝纰漏。在这一刻，她确实忘了身前的人是谁，立时摆手

道：“不用了，古掌柜，不用再算了。”

然而终归说晚了，秦飞的脸色很不好看。古掌柜见两个人之间气氛变得尴尬，赶紧退下。总沉默下去不是办法，七七将汇票轻轻叠起来，夹到那本账簿里，打算收进抽屉。

秦飞从她手中将账本一把夺了过去：“林太太，你看着，我来算，我们来一笔笔算清楚。”

一个小小的袋子啪的一声掉在桌上。七七这才看到，原来他另一只手上还拿着东西。

袋子里滚出几个圆圆的物体，是新鲜的龙眼。

这还是暮春，清河人要过了中秋才能吃到成熟的龙眼，即便是南方，现在这个时令这样的水果也很金贵。她自然知道这是秦飞带来给她的。

半晌，她忽然一笑，将那几颗龙眼漫不经心拂到一旁，拉开抽屉拿出算盘，仰脸看着他：“来吧，重新算算账。”

他眉心微蹙，将账簿轻轻扔到桌上，声音落寞之极：“你自己算吧。”

七七轻轻“嗯”了一声，翻开账簿，轻轻叩响了算珠。

哒，哒……七七算盘用得很笨拙，算珠相击的声音既连贯，也不动听。

有几次她算得不对，咬咬嘴唇，只好重新算一遍。

秦飞脸色越来越阴沉：“为什么不要我帮你，为什么不要我给你的那些木材？”

七七没有抬头：“我在清河盐场做生意，别人看来就像是在闹着玩，可我心里清楚，不管做得好做得坏，总得守一个规矩。我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不是不想找你帮忙，只是唯独这一件，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让你违了与别人的协议。阿飞，我自己会想办法。这世界上难事多了，莫非你件件都要来帮我？”

“你明明知道我的心，何必说这样的话？”

“我不会回报你。”她很干脆。

“我从来没想过要你回报。”

她回转身看了他一眼：“难道你真没想过？”

秦飞的手按在算盘上：“我要怎么做？告诉我，我要怎么做才好？”

她只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不能再拖累他，于是做出一副漠然的样子来，皱紧了眉，似乎他让她很是烦心：“我一直想问你，胭脂姐姐现在在哪里，她过得怎么样？她说过如果我开了绣坊就会来帮我的。阿飞，她在哪里？”

他要他记住，因为她，他辜负了不该辜负的人，胭脂是一个，他父亲也是一个。

他要他明白，不能再这么跟她牵缠下去了，所以再次提醒道：“我还忘了问你，秦伯伯的墓碑做了吗？字刻好了吗？要是我没有记错，按照咱们清河的习俗，到今年秋天的祭日时，就该立碑了吧？”

她终于成功地看到他宽阔的肩膀轻轻一颤。

他往后退了几步：“你想让我继续恨你，因为你还在恨着我，你恨我推开了你，你到现在还没有原谅我。”

七七点点头：“就算是吧。”

“我不相信。”

“那就随你。”

秦飞拂袖走到门口，蓦地回转身来：“你刚才问起了胭脂，我现在告诉你，胭脂她过得很好，我去成都看过她。不错，我是欠了她，欠了她很多年，可是她比我聪明，终于想开了。如今她嫁了一个好人，有了一个孩子，我心里总算好受了些。不过我爹……我爹回不来了，永远也回不来了。你不用提醒我，我知道你要我恨你，我拼命想恨你，可我恨不起来。我也想变得聪明，也许总有一天，我会忘了你，会如你的愿。还有，我刚才生气，不是为别的……只是因为我不愿意看到你因为那些人因为你的生活，变得和那些人一样世故和多疑。”

七七看着翻开的账簿，低声道：“阿飞，钱和账都没有问题，我算好了。”

他走的时候，砰的一声带响了房门。

她拿起一颗滚落的龙眼，轻轻剥了，吃掉。也许因为太过贵重，龙眼并不多，她数了数，也就十一颗，她一颗不剩地全都吃掉了。将龙眼放入嘴中时，她并未尝出有多么香甜，反而哽在了喉咙里，于是她随手拿起手绢擦擦眼睛。那一天很奇怪，她的眼中并没有眼泪。

如同现在，他就坐在她的对面，她明明看到他还是在关心着她，即便他并没有看她一眼。因此，她心中滞涩难言，可眼里却还是没有眼泪。

这顿饭吃的时间很长，一听男人们开始谈起了生意，有些女眷便离席告退。锦蓉是第一个走的，离开坐席前，还不忘打了声招呼：“静渊，姐姐，我带着文澜先回去了。”

郭剑霜正好在说合营煤矿的事情，七七看着锦蓉的背影，心道：“你哥哥现在正是因为囤煤被抓，你也不留下来听听。”她想着，轻轻摇头，嘴角隐隐露出一丝笑。

郭剑霜道：“如今井灶用煤须先行申请，免得有人借机囤煤获利。现在这样关键的时刻，违法谋私，就是卖国的行为，必须要严惩。”

他似有所指，说的多半就是欧阳松，无非是让静渊听了不要去插手。静渊自然知晓，神色甚是平静。而七七留心的，是另外两件事。

一件是川军扩编，二哥孟至慧刚刚升了中校。

这两年，至慧基本上没有回过清河一次，孟善存在席间说起二儿子不日会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回趟家。

七七想，二哥是来辞行的吗？莫非他将要上战场？

六个哥哥中，虽然只有至慧一人身在戎旅，他却是看起来最瘦弱、最矮小的一个，话不多，极能吃苦，也最依赖父亲。小时候，父亲买回来很稀有的巧克力，自己和哥哥们像小鸭子啄食一样，一拥而上哄抢起来，大哥和二哥是从来不抢的，当然，那是因为每一次都是由他们两个人负责分发，他们必然也都会将自己的那一份留出来，至聪的巧克力留给七七，而二哥的则悄悄给父亲放到书桌上。

这巧克力自然是逃不过七七的手掌心的，每次她都会偷偷溜进书房把巧克力吃掉，有一次终于被至慧抓到，他狠狠地打了一下她的小屁股，她则在至慧的手上咬了一口。

兄妹俩打了这一架，被父母知道后，至慧被责骂了一顿，理由是做哥哥的不应该欺。

负年幼的妹妹，至慧从来没有辩驳过，也没有告诉父母这件事原本是妹妹的错。七七却不再去偷吃巧克力了，但每次看到至慧，她总会对他做鬼脸，恶狠狠地瞪他。有一次，她实在惹得他生气，他把她一把抓到身前，在她额头上重重弹了一下，她张口就咬，至慧警告她：“七七你再这么凶，以后肯定嫁不出去，连阿飞都不要你。”

她觉察到连阿飞都不要她的严重性，吓得不敢再动作，一见到至慧就远远躲开。

后来她被父亲和母亲带到扬州去，临走的那一天，哥哥们都去火车站相送，一向话不多的至慧蹲在车站的地上，竟然呜呜地哭了起来。

老妈子安慰他：“二少爷，七小姐还会回来的，你哭什么呀？”

至慧大哭道：“我舍不得小妹妹！”

他站起来，走到七七身边，紧紧地抱着她：“七七，回来哥哥给你留巧克力。”

七七把下巴放在他的肩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童年的往事，是那么遥远甜美。可如今，二哥却要上战场了，原来战争离自己如此之近，听着众人向父亲祝贺二公子升迁之喜，她却疏无一丝一毫的喜悦。

该死的战争，她心想。

还有一件事，运丰号的技师在西场一个叫青杠林的地方发现了一处盐矿，这在井火日衰、盐卤短缺的时候，无疑是一个爆炸性的好消息。

众人都赞孟老板双喜临门，纷纷举杯祝贺。静渊亦微笑着上前敬酒，孟善存很高兴，笑道：“女婿，我看这块地的瓦斯火源极盛，盐卤就更不必说了，你一向单打独斗惯了的，这一次有没有意愿跟你岳父一起做一笔生意？”

静渊沉吟了片刻。

清河盐商有许多投资与合作的方式，孟善存刚才提到的所谓一起合股凿井，用盐场的行话来讲，叫“井盘井”，也就是以井创井之意，由发现盐矿的盐商牵头，在矿源开井，吸引其他盐商投资继续凿井。

对于大盐商来说，盐井是世间最重要的东西，有了一个盐卤充沛的盐井，就如同有了财富的源泉。从井盘井这种方式延伸开来，还有“灶盘灶”和“盐盘盐”。所有的模式，都是从先有盐井开始的。有些小的灶上没有盐井，一直依赖着大的盐商，毕生希望就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盐井。

静渊握着酒杯的手青筋微浮，当年自己的祖父林世荣，就是用井盘井这样的方式，将孟家一路提携上了清河盐场的高峰。

这么多年了，两家人表面上一直相安无事，但谁都知道这平静表面下的暗涌。他们不是没有合作过，反而合作过很多很多次，有单纯的生意，也有复杂的密谋，但是一同开凿盐井，除了前清年间那一次，在民国年间却是头一遭。世易时移，当年的林家是清河巨贾，而如今，孟善存已经稳坐清河盐商第一把交椅。

静渊缓缓道：“如今清河盐场的形势大好，我能跟着父亲沾点光，自然是求之不得，开凿新井是一件大事，女婿自得先好好计划一番，免得让父亲失望。”他见七七正听着，明眸沉静，也似在思忖着孟善存话里有几分真意，便又笑着补上一句，“我也会跟七七好

好商量的。”七七秀眉轻扬，淡淡一笑。

孟善存笑道：“你做事一向精明细致，我最欣赏你的也就是这一点。也好，此事也不算太急，我们再从长计议。”

“遵命，父亲。”

除了杨漱和郭夫人，席间仅剩的女眷就只有七七一人。静渊和孟善存说话的时候，七七托着腮凝神倾听，颜灿眸亮，脸上带着笑容，那表情根本不似是在听着什么枯燥的生意经，就好像是在看戏一般。杨漱正和郭夫人小声聊着天，无意间见到七七的神情，觉得甚有意思，轻声笑了笑。

毕竟这次宴席是为欢迎杨霏林而举办，孟善存很快就转开了话题。

静渊回到座位，从桌下轻轻握住了七七的手，她的指尖有些冰凉，静渊侧头看了她一眼，只见她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目光幽深如水，嘴角还带着淡淡的微笑。

“你说我做还是不做？”他轻声问。

她笑笑，声音亦是极低：“你不是要跟我好好商量吗，我自然得花时间想一想，就这么在饭桌上跟你说了，还有什么好商量的。”她夹了一块点心放到静渊的盘子里，柔声笑道，“吃点东西吧，刚才都没见你动筷子。”静渊“嗯”了一声。

郭剑霜笑道：“孟老板，你在平安寨置了那么一大块地，我看你是大有雄心啊，清河商界能有你这么一个大瞻远瞩的人物，也是我们的福气。”

孟善存只笑道：“哪里话，郭局长是在取笑老朽呢。”

“那块地不光租给了我身边的杨先生，还租给了余老板、段老板、徐老板。平安寨处在丘陵峡谷之地，又背山面水，确实是避乱的好地方，你这是在为我们清河做好事，给各个盐号匀出了一个避风港。来，孟老板，我先敬你一杯，谢谢你！”郭剑霜说着，诚挚地站了起来，举杯相敬。

孟善存亦站起还礼，一干而尽，脸上微微现出红晕。

郭剑霜忙着人上了热茶，亲自扶着孟善存坐下，又道：“平安寨地方虽好，但交通暂时有些不便，如若要转移物资去那里，还是需要有一条好路才行，盐务局一定会鼎力相助，这件事不光是清河商会的事，也是我们盐务局的头等大事。”

孟善存点点头：“多谢郭局长，秦老板的宝川号，这一次包下了平安寨修路的工事。”

秦飞一笑。

郭剑霜喜道：“真是太好了！说实在的，若是太平日子，盐店街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假如战乱一起，就很难说了。平安寨确实是个安全的地方。”

孟善存飞快地看了静渊一眼，见他低眉垂眼，手里握着青花酒杯，细细把玩。

这么说，孟善存的平安寨，有可能会成为第二个盐店街了？

丈夫的手轻轻颤抖，七七了然于心，把手放在他的腿上，轻轻拍了拍。

他看着她，嘴角微斜，眼里有一丝极轻微的屈辱，可她的目光却是那么安然宁静，似能荡涤所有烦恼一般，他紧紧抓住了她的手，她朝他嫣然一笑。

孟善存又问起杨霏林的府邸可收拾好了，杨霏林笑道：“好些东西都是现成的，也不

用收拾什么。”

众人便问他选的何处的宅子。

杨漱接口道：“在武家坡。”

“武家坡，莫不是以前武秀才的宅子？后来又给雷霖雷军长当官邸的？”

杨漱微笑着点点头：“正是。”

这房子在雷霖离任后便一直空置着，军队撤走，由盐务局管着，后来雷霖回到清河，也是在另一处地方买的私宅。郭剑霜为人清廉，觉得这房子用作官邸太过奢华，故在前年售给了一个姓苏的皮货商，巧的是今年这皮货商搬到了成都，房子又闲置下来，正好转卖给了杨霏林。

杨霏林来清河只有少数人知道，近日与孟善存也只是在平安寨租地上有过联系，他在武家坡购宅的事，孟善存并不是特别清楚。郭剑霜对于雷霖生前与林孟两家之间的事情略略知晓，因而赶紧将话题岔开。而秦飞、静渊，包括孟善存，都不禁朝七七看了一眼。

见他们神情复杂，杨霏林微觉奇怪。

静渊轻声道：“我带你去晒晒太阳？”

七七轻轻地点了点头，转头看向大厅外，那里阳光灿烂，孩子们早就吃完了饭，正热闹地追逐着朝花园跑去。她看了一会儿，嘴角浮起一丝淡然的笑：“你留下来再听听吧，难得大家聚一聚。我去看看宝宝她们，你一个男人，就别往小孩子堆里扎了。”

他知道她喜欢小孩，和孩子们在一起，心情说不定好得快些，便也没有坚持，只细细叮嘱了一番。七七极慢地起身，离席而去。在这顿宴席上，除了静渊，她没有跟别人说过一句话，一直安静倾听着，孟善存看了一眼女儿憔悴的背影，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

撤了酒席，男人们都转移到了会客室，女人们又开始打起了麻将。杨霏林性子本也极是疏淡，和众人客套了几句，借口不胜酒力，要出去透透气，孟善存忙叫至诚、至聪陪着杨霏林打一圈牌，他笑着摇摇手：“多谢孟老板，霏林一向不玩的。”

孟善存笑道：“清河人贪图安逸，杨老板慢慢就知道了。你们这些大城市的生意人日子一向过得紧张，适当放松一下也是好的。”

“我一来清河就觉得放松了，今天天气好，去遛一圈就回来，养好精神，一会儿让两位孟公子教我打打麻将。”

至诚在一旁听到，指了指坐在窗边喝茶的静渊，笑道：“说起打麻将，我妹夫是个高手，当年靠打牌就赢了百来口盐灶呢。”

至聪皱眉道：“三弟，说话注意点。”

静渊听到后却没有有什么反应，见杨霏林看过来，朝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杨霏林温然一笑，向诸人拢了拢拳，出了会客室。

他绕过回廊，来到被浓密的树木掩映的郭家花园，阳光和煦，几个小孩子坐在草地上斗草。其中一个穿着绿衣服的小女孩，正是宝宝，她雪白的脸蛋被阳光照得粉嘟嘟的，正和郭剑霜的儿子瑞生一手拽着一根官司草，两头使劲一扯，瑞生的草上打好的结被拽掉了，另一个小男孩坐在宝宝身边看着，拍手大声叫道：“又赢了，宝宝你真厉害！”

宝宝笑得眼睛都眯起来，却举起一根手指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那小男孩忙捂住了嘴，点点头。

杨霏林在一旁看得有趣，见宝宝不时朝一棵大榕树的方向投去关切的目光，便顺着她的目光看去。一棵榕树下有一根米黄色的长椅，上面坐着一个女子，头斜斜地靠在椅背上，正在打盹儿，阳光照得她乌黑的头发闪闪发亮，脸庞是珍珠般的温和色泽，不是七七是谁？

微风轻拂，一片落叶掉在脸上，七七蹙着眉醒过来，睁开眼睛，第一个反应就是看向草地坐着的孩子们。宝宝一边玩一边转头看母亲，见母亲醒了，忙挥着小手跟她招了招。七七温柔一笑，余光蓦地瞥见身前不远处立着一个身影，长身玉立，一双眼睛湛然而神，正好朝她看了过来，眼底带着一丝深意。七七微微一惊，忙坐直了身子。

杨霏林轻轻颌首为礼，七七以为他打个招呼自会走开，却万没料到 he 竟径直走来，淡青色的衣襟随风摇曳，脸庞在阳光下忽明忽暗，却有股浑然天成的不凡气度。

她只好站起来，礼貌地叫了一声：“杨先生。”

“林太太。”

在宝宝的心目中，杨氏姐弟绝对是一等一的大好人，送了她和父亲两只大牛蛙，又在路上救了她的妈妈，她忙放下手中的小草，上前甜甜地叫道：“杨叔叔！”

七七不知道该跟他聊些什么，想了想，便道了声谢：“杨先生，谢谢你那天送的牛蛙。”

杨霏林正轻轻抚摸着宝宝的小脑袋，听了她的话迟疑了一下才说道：“其实……那不是牛蛙，我姐姐本来养着做实验的，那种蛙很珍贵，学名叫琴蛙。”

“青蛙？”七七茫然地重复了一遍。

“琴蛙，俞伯牙抚琴的琴。”杨霏林嘴角若有笑意。

“唔……”七七貌似明了地点点头，啾啾着笑了笑。那天吃进她肚子里的，看起来分明就是一般的牛蛙呀，还有，琴蛙是什么东西？

“杨叔叔，什么是琴蛙呀？”宝宝眨着大眼睛帮母亲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杨霏林身子一矮，坐到茵茵草地上，盘起了腿，拽了一根官司草，学着宝宝的样子把草的一头打了一个结：“宝宝，跟叔叔比一比。”

小坤在一旁看着直摇头：“宝宝的那根草是大将军，谁也斗不过。”

宝宝笑脸盈盈，道：“叔叔，你要是输了怎么办？”

杨霏林呵呵一笑：“输了的话，我就给你们讲故事。”

孩子们兴奋地围拢来。

瑞生拽了一根草，迅速打了个结：“我先来！”

七七也走近了些，微笑而立。

宝宝帮杨霏林把官司草的一头穿进瑞生的那根草的结里，小手用力在杨霏林手上一握：“叔叔加油！”

“一，二，三！”孩子们在一旁喊着。

瑞生和杨霏林同时一拉，噗的一声轻响，瑞生的那根草断了，宝宝拍手笑道：“叔叔赢了！”

杨霏林温然一笑：“谁还要来？”

小坤向前一步：“我来！”

可他也输了。

孩子们最后都把希望寄托在宝宝的那根草上，把充满鼓励的目光投向了她的。

宝宝觉得很有压力，又肩负起责任，挺起了小胸膛，郑重地道：“我来吧。”

杨霏林笑着问道：“宝宝，你若输了该怎么办？”

宝宝偏着头想了想：“我……唱歌给杨叔叔听？”

“我看这主意不错。”杨霏林笑道，抬头看了一眼七七，见她笑盈盈地看着女儿，眼神里有一丝期待。

宝宝准备把自己的草穿进杨霏林的草里，他忽然把手一挡：“我来吧。”

他很娴熟地把两根草穿好了，拽着自己的那一头，把另一头给了宝宝。

孩子们都紧张起来，纷纷给宝宝加油。宝宝小脸都涨红了，看了一眼母亲，见她似乎也有些紧张，于是她只好紧紧拽着自己那一头，一点都不放松。小坤在一旁叫道：“一，二，三，开始！”

宝宝闭着眼睛用力一扯，扑哧一声，她听到官司草断裂的声音。

她紧张得不敢睁开眼睛，过了一会儿，却听到小坤的欢呼：“赢了，宝宝赢了！”

宝宝忙把眼睛睁开来，见杨霏林做出很苦恼的样子，摊开了两手：“好吧，我认输。”

她这才看向自己手里的官司草，只见杨霏林打好的那个结已经被自己的草扯断了。宝宝大喜，绽开灿烂的笑颜，眼睛弯弯的，孩子们一拥而上，搂着她又笑又跳。

宝宝笑道：“杨叔叔快讲故事吧。”她雪白的小脸轻轻抬起，一双大眼睛流光溢彩。

杨霏林微笑着轻轻点了一下她的小脸蛋：“你喜欢听故事？”

“喜欢，妈妈最会讲故事了，不过爹爹从来没有给我讲过。”宝宝调皮地笑笑，“我爹爹总是这样。”她学着静渊冷漠的表情，双手抱肘，皱了皱小眉头。她学得很像，七七忍不住扑哧一笑，杨霏林不由转过脸看向她。七七微笑着将女儿拉到身边，见杨霏林看着自己，脸上微微一红，笑道：“杨先生的故事肯定跟那琴蛙有关吧？”

杨霏林笑了笑：“其实我不太会讲故事，只是想把这琴蛙的来历说得有趣一些。”

“快快快讲！”孩子们叫嚷起来。

杨霏林清了清嗓子，说道：“在唐朝的时候，诗仙李白曾经在峨眉山的清音阁住过几个月，他经常在一个叫白水池的水潭边吟诗作赋，峨眉山的广俊禅师会带着一把古琴来找他，为他弹琴助兴。琴声悠扬，让人忘记世界上的一切烦恼。有一天，一个美丽的姑娘来到白水池，恳求广俊禅师教她弹琴，广俊禅师见这个姑娘极是诚恳，便要她每日清晨日出之前来学琴。姑娘很高兴，每天早上天没亮就在白水池边等着广俊禅师。一天一天过去，这个姑娘的琴艺越来越高，整个山里都飘扬着他们动人的琴声。后来广俊禅师去世了，那姑娘却依旧天天早上来白水池边抚琴纪念她的老师。几十年过去，几百年过去，一千多年

过去，美丽的琴声每天早上都会定时缭绕在山间，虽然人们已经看不到姑娘的身影。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姑娘化作了一只仙琴水蛙，从此就生活在白水池边，每到早上日出之前，就会弹起琴来。”

他讲完，沉默了片刻，似乎沉浸在一种静谧的、诗意的氛围中。

小坤长长地“哦”了一声：“原来那姑娘变成了一只母青蛙啊。”

这句话一下子把这浪漫的气氛变得极为尴尬。杨霏林愣了一愣，宝宝的大眼睛忽闪了一下，她回头看着母亲，清脆娇嫩的声音响了起来：“妈妈，你把那个姑娘吃到肚子里去了？我也吃了的，爹爹给了我一只青蛙腿。”七七顿时瞪大了眼睛，无言以对。

这似乎并不是杨霏林讲这个故事想要达到的效果，他眼中竟闪过一丝羞赧，咳嗽了一声，笑道：“我果真不会讲故事。”

七七忙道：“没有，杨先生，这个故事很美！”又问，“您说这种琴蛙很珍贵，这是为什么呢？”

“我姐姐在国外修过生物学，前些年她的一个姓张的生物学家同学，在峨眉山发现了这种蛙类，在国外一个著名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据他说，这种琴蛙全世界只有峨眉山才有，多半都是很小很小的，除非运气好，现在根本逮不到像那天我们看到的那么大的。我和我姐姐在山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又托好几个山民帮忙，才逮到了四只。”

大的琴蛙极其稀有，那一天，杨霏林他们其实是把最大的两只送给了静渊。

七七一颗心怦怦跳了三跳：“您刚才说杨姐姐要养着这种琴蛙做实验，是怎么做实验？”

“嗯……要养一段时间，观察它们生活和捕食的习惯，若琴蛙死了，再用针刺住它们的四肢，用刀片切下部分皮肤做标本，或者整个就拿来做标本。”他很坦然地说出来，再自然不过。

孩子们一齐惊讶地“呀”了一声。

七七却松了口气，左右这琴蛙还是个死，怎么死都一样，自己吃了它们，也不算太可惜吧？

杨霏林见她眼神变幻，忽忧忽喜，竟别有一番动人心处，不由微微有些恍惚。他定了定神，见孩子们还睁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看着自己，便从草地上扯了一根官司草，放到宝宝的手里，干涩地道：“你们继续玩吧。”

宝宝虽然觉得杨霏林的故事其实甚为无趣，但还是很有礼貌地安慰道：“杨叔叔，你的故事很好听。哦，原来被妈妈吃掉的是一只神仙牛蛙啊，怪不得叫得那么好听哟。”

她自己也觉得言不由衷，嘿嘿笑了笑，赶紧拿着官司草跟小坤他们跑到一旁继续玩去了。

杨霏林神色甚是尴尬。

七七暗觉好笑，只好没话找话说：“杨先生的化工厂办得全国有名，如今能迁到清河来，可真让我们这些人开了眼界了。我以前只是听说过化工厂可以加工盐卤，但是怎么加工，怎么个化工，倒是一点都不清楚。”

杨霏林不由长长松了一口气，立刻答道：“主要就是用马达吸进卤水和清水，通过化学实验和配方，让它溶解结晶，差异分离。”

七七完全不懂他在说什么，但依然装出一副茅塞顿开、灵光乍现的神情：“哦！”

杨霏林又道：“然后分离出氯化钾和氯化钠。”

“原来如此！”

“林太太知道氯化钾是用来做什么的？”杨霏林眼中露出一丝兴奋的光亮。

七七脸红到耳根，过了半晌，方讪讪地笑笑：“我不知道。”她见杨霏林的脸色又僵了僵，忙问，“杨先生，氯化钾是用来做什么的？”

杨霏林收敛了本就不太深的笑容：“不说也罢。”他似乎有些生气了。

七七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过无知，便红着脸把头转向宝宝那边，若无其事地拂了拂头发。河风将她的藕色衣襟吹得飘动，她又忙按住了衣角，正忙乱间，却听杨霏林说：“林太太，适才听孟老板说到什么撑庄、望江，又是什么菜盐、肉盐的，我胡乱应着声，也不敢问是什么意思，你可知道？”

七七顿时有了精神，嫣然笑道：“那是清河盐场的行话。用时令来区分盐的种类，二、三月份的盐为菜盐，五、六月的是酱盐，十月、冬月为肉盐，盐价一般也就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涨落。行情不同，就用不同的方式运盐，所谓撑庄望江，都是运盐的行话。撑庄，就是别人向盐商买了盐，却不愿意运出去，而运商接买运出，或者有人的盐已运到了半路，却不愿直运到目的地，运商就根据他们的情况议价买盐，待价而沽。望江，则是盐运到半途，而岸价突然陡涨，未等到岸就提前预售出去。还有一种叫‘起堆’，就是……”她突然收住话，见杨霏林一双眼睛定定地看着地上的如茵绿草，似乎正神游物外，她的脸又红了红，“很枯燥无趣，是不是？”

杨霏林抬起脸来看着她，眼神中有一丝温和的光华：“林太太，你很了不起，懂得这么多。”

七七听他称赞自己，心中一喜，不由得笑靥如花：“我也就只知道一些皮毛而已。”她眉目间有一丝少女般的骄傲。

杨霏林站了起来，拍了拍衣服背后，道：“我得回去了，还要跟孟家三少爷学打麻将呢。”

七七莞尔一笑：“杨先生慢走！”

他向前走了几步，忽然回头问道：“你约了我姐姐看病吗？”

七七颌首道：“现在正吃着杨姐姐开的方子，后天会去一趟她的诊所。”

他紧接着又问道：“你现在还困不困？”

七七一怔，不知他因何一问。

他眉目间还是那疏疏落落的神情，也不见得有多么热情，只是那话说出来，却让她心中有了一丝温暖。他又说：“若是很累，就让自己放松一下，说说笑笑总比睡觉好，白天越睡越伤神。”

他转身沿着小石子路慢慢往回走去，忽然踉跄了一下，原来是踩到了一块带着青苔的

石头。他笔直地站直了身子，似乎要保持自己翩然的气度，脚步却加快了，转了一个弯，走进了通往厢房的回廊。

还真是个挺和善的人呢，七七看着他的背影想。

不过事实证明她也许想错了。

杨氏姐弟在清河安顿下不久，人们就纷纷传言，说这姐弟俩委实不好相处。

清河的市立医院病床本来只有十八张，后来由郭剑霜从盐务局拨了专款增加到了四十张，盐务局还每年拨款给市立医院建立专门的医疗补助基金，凡医院需要添置医疗器材与药器、消防使用的新型器具，均拨款加以扶持，一切款项都从随征的公益基金和建设费里头来开支。

按理说，这种市政公益行为，盐务局做得很有诚心，也很有成效，可惜新任市立医院的院长，留德博士杨漱女士甫一上任，便将刚刚才购置的一套医疗器械视为了废品，并强烈要求重新购买，并且按照巴蜀大市的规模，提出再增加四十张病床。

郭剑霜有些震惊，便亲自去找杨漱，问她这批新买的医疗器械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何以要弃之不用？

杨漱懒懒地开口：“没有按照规格做，手术刀尺寸不准，针筒玻璃的质量不过关……”说到最后，连她自己都摇摇头来，“郭局长，你们在哪里买的这些东西，竟然连体重秤都不准。”

郭剑霜沉着脸不说话，把采购科的人严斥了一顿，又接着向杨漱解释：“杨院长，那个，那个……经费有限，增加病床的事情能不能缓一缓？而且，加了这么多，也没有地方放啊，哪有足够的病房呢？”

杨漱把听诊器往桌上一放：“哦？这样啊，集资加紧再修一栋楼不就得了？郭局长，马上就可能打仗了，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啊，别到时候连你自家人看病，都找不到地方呢。”

这件事尚未有个结果，杨霏林那边又出了岔子，偏偏还是跟郭剑霜有关系。

郭剑霜一向清廉，积蓄并不多，之前武家坡那皮货商走得早，他要帮杨霏林先把房子盘下来，便自己先贴了钱给那人，因此那房子转来转去，名义上还是郭剑霜的。因着跟自己的关系，郭剑霜只收了杨霏林一部分定金，连契约都未曾签过。为了让杨氏姐弟住得舒适，他还又另垫付了一部分钱，先帮他们装修了一下。

可不知道为什么，杨霏林一个电话打来，说不要那房子了，已经另找着一处。

饶是郭剑霜一向沉稳镇定，听了他这句话，也急出了一身汗。

阴天，天空匀出几块淡青色的空处，柔和的天光透了出来，川南的土地一向是丰腴润泽的，树木花草俱开得温润可亲。

西秦茶社是清河最好的茶馆，坐落在龙王庙附近，临近杜宅。

郭剑霜算是大半个外地人，杨霏林则完完全全是外地人，对于清河人的所谓悠闲，接受起来很有一些难度。郭剑霜好歹能耐得住性子坐在茶馆听听他并不怎么喜欢的川戏，看茶馆小厮将一个茶壶耍出百十来种花样，因而当杨霏林约他在西秦茶社见面时，他早早